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四十三

梁 蕭統 編

唐 李善 註

書下

與山巨源絕交書

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舉
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

堪流俗而非薄湯武
大將軍聞而惡焉

嵇叔夜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

稱為說其情
不願仕也愜

其素志哉謂知言也虞預晉書曰山嶽守潁川嵇康文集錄注曰河內山嶽守潁川山公族父莊子曰狂屈賢聞之以黃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帝為知言

也言帝怪足下何從而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便得吾之此意也

下議以吾自代

晉氏八王故事注曰公孫崇字顯宗燕國人為尚書郎嵇康文集注曰阿都呂

仲悌東平人也康與呂長悌絕交書曰少事雖不行知阿都志力閑華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

足下故不知之

言不知已之情

足下傍道多可而少怪

言足下傍通衆

藝多有許可少有疑怪言寬容也周易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法言曰或問行曰旁通厥德李執曰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

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

唯旁通乎

偶謂偶然非本知也爾雅間聞足下遽惕然不喜恐足
曰偶遇也郭璞曰偶值也

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莊子曰庖人雖不治
庖尸祝不越樽俎而

代手薦鸞刀漫平聲之羶腥毛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
莊子北人無擇曰帝欲以辱

汙漫我高誘呂氏
春秋注曰漫汙也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

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并謂兼善天下
也介謂自得無

問也趙岐孟子章句曰伯夷
柳下惠介然必偏中和為貴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

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

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空語猶虛說也共知有
道達之人至於世事無

所不堪言已不能則而行之也太玄經曰君子內正而外馴莊子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

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

史子曰莊子名周嘗為蒙漆園吏列仙傳曰李

耳為周柱下吏轉為守藏史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漢書曰東方朔著論設客難已位卑以自慰喻孟子曰為賈仕者辭尊居卑又

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

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

莊子仲尼謂老聃曰

兼愛無私仁之情也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

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

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

則自得而無悶

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又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厄窮

而不

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

呂氏春秋曰昔堯朝

許由於霈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

子房之

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

漢書曰上封良為留侯行太子少傅事論語曰楚狂

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

賈遠國語注曰遂從也

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

所安

周易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惟南子曰循性而行戎害或利論語識曰貧而無患循性

動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

班固漢書贊曰山林

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
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
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

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

左氏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

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公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能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史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天子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為人更名相如

其為人

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尚子平隱

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尚向不同未詳又曰臺佟者字孝威魏郡人隱於武安山鑿穴為居采藥為業終徒冬切史記太史公曰余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

學性復疏嬾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
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畧轉乃起

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

孔安

國論語注曰簡畧也言性簡畧與禮相背也

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

莊老重增其放

放讀放蕩

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實之情轉

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

頽纓赴蹈湯火

楚辭曰狂顧南行王逸曰狂猶遽也

雖飾以金鑣饗以嘉

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

毛詩曰芾厥豐草蕭甫物切

阮嗣宗口

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

飲酒過差耳

莊子仲尼謂淵回曰聖人處物不傷物者物不能傷也李尤孟銘曰飲無求辭纔以

相娛荒況過差可不慎與

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將

軍保持之耳

孫盛晉陽秋曰何曾於太祖坐謂阮籍曰卿任性放蕩敗禮傷教若不革變王憲豈

得相容謂太祖宜投之四裔以紮王吾不如嗣宗之賢

而有慢弛之闕

資材量也

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

慎而有好畫之累

漢書曰萬石君石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

與尾而五今遇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又曰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

廷見如不能言者好畫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
謂言則盡情不知避忌

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

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

也

東觀漢記曰汝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勅郁自力受拜郁乘輦白衣詣止車門臺遣兩當關扶郁入拜

郎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使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

也危坐一時痺

必寐切

不得搖

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出入恭敬如有賓客危坐向

師顏色無作說文曰痺濕病也

性復多蟲

瑟

把搔

蒲巴無已而當裏以章

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

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散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

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入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

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

言人於己為未見有矜恕之者而纔有所怨乃至欲見中傷言

被疾苦也

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

班固漢書惠帝贊曰聞叔孫通之諫則瞿然

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

新序卜偃謂晉侯曰天子降心迎公周書曰飾貌者不情

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

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

杜預左氏傳注

聒也

聒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

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

毛詩

曰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尚書曰一日二日萬機

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

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輒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

蒼頡篇曰餌食也本

草經曰木黃精久服輕身延年

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

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

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

莊子曰堯

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投舜舜投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馬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耕仲尼不假益於子夏護其短也

家語曰孔子將行雨無蓋門人

曰商也有馬孔子曰商之為人也嗇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王肅曰短嗇嗇甚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

蜀志曰潁川徐庶字元直曹公來征先主

在楚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庶母見獲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魏畧曰庶名福

華子

魚不强幼安以卿相

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人也文帝即位拜相國黃初中詔公卿舉

獨行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又曰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華歆舉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為大中

夫固辭不受

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

不可以為輪曲者必不可以為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

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

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

國之正唯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

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

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司馬彪

曰數斷也章甫冠名也

已嗜臭腐養鴛鴦以死鼠也

莊子曰惠子相梁莊子往

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鶩雛子知之乎夫鶩雛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而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鷦得腐鼠鶩雛過之仰天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國嚇我邪
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

游心於寂寞以無為為貴

高誘呂氏春秋傳曰外猶賤也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

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篤也

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

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

言已所不樂之

事必不能堪而行之

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寬

之令轉於溝壑也

左氏傳曰侍者謂楚王曰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

吾新失母

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

多病顧此悵悵

力向

如何可言

王隱晉書曰幼字延祖十歲而孤事母孝謹國語晉

趙武冠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鄭玄禮記注曰女子以許嫁為成人廣雅曰悵悵恙也

今但

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

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

賜

賜槌嬌也音義與嬌同奴了切

之不

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

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

皆喜榮華獨能離此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

俗言

人皆喜榮華而已獨能離之以此然使長才廣度無所為快此最近已之情可獨言之耳

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

鄭玄禮記注曰淹復漬也

若吾多病困欲

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

言已離於俗事以自安全保其餘年此乃

真性之所乏耳非如長才廣度之士而不營之

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

平

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

欲獻之至尊

列子曰宋國有田父常衣濕屨至春自暴於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履隩室縣續狐貉

顧為其妻曰負日之暄入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對柳豪稱

之鄉豪取嘗之蜚於口慘於腹東西之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李陵書曰孤負

陵區區之意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

別嵇康白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臧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容太祖輔政都督揚州諸軍事

進位征東大將軍又曰太祖遣徐劬孫郁至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劬至吳不敢為通

孫子荆

苞白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

周易

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左氏傳曰楚子伐鄭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曰至亡無日矣

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

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

左氏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

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又曰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迎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又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反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即位晉侯圍曹又曰齊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侯師滅譚譚無禮也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

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

鄭玄孝經注曰引譬連類尚書序曰翦截浮辭

苟以

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

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今麤

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

東觀漢記曰漢以炎精布

糴式幽而光尚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

桓靈失德災釁並興

孝桓孝靈漢二帝也漢書

詔策曰大禹能亡失德

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

漢書杜文

謂孫寶曰豺狼當路尚書曰夏有昏德民墜塗炭茶與塗古字通用

於是九州絕貫皇綱

解紐

周禮曰職方乃辨九州之國使同

四海蕭條非復

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

春秋緯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宋均曰運錄運也周易曰

右之神武不殺者夫河圖閭苞受曰弟感苗裔出應期

征討暴亂克寧區夏

尚書曰用

肇造我區夏

協建靈符天命既集

曹植大魏篇曰大魏應靈符天祿乃始毛詩曰有命

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曹植魏德論曰武創洪基克土

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

有五嶽地圖帝王居之左氏傳王孫滿曰世載淑美重

成王定鼎於郊鄒史記曰秦取周九鼎

光相襲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王曰昔我君

相襲若規矩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尚書曰九州

宅封禪書曰此事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魏志曰

天下之壯觀也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

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為遼東侯

東太守淵魯恭恭位景初元年并徵淵擁帶燕胡馮陵險

淵遂發兵逆於遼遂自立為燕王也

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

國語號文公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禮曰制其職各以

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家語孔子曰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內傲帝命

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

吳會

魏志曰公孫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賄遺權使張

浮于海孔安國尚書傳曰草服葛自以為控弦十萬奔

走足用

漢書匈奴傳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

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

轢沙漠南面稱王也

山海經曰暘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史記曰楚靈王兵強凌轢

中原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兮度沙漠周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

宣王薄

伐猛銳長驅

魏志曰景初三年遣大司馬宣王征淵傳首洛陽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

齊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

漢書曰遼東郡有遼陽縣桴鼓一震而元

凶折首

左氏傳曰桴而鼓周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

然後遠跡疆場列郡

大荒

史記樂毅書曰吳王遠迹至郢班固漢書述曰列郡祁連山海經有大荒

收離聚散咸

安其居

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

民庶悅服殊俗款附

尚書曰萬姓悅服迺

秦論曰餘威

自茲遂隆九野清泰

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貫九野

震于殊俗

高誘曰九野八方中央也

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

范曄後漢書曰東夷

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魏志曰常道鄉公景元三年肅慎國遣使重譯來貢弓長三尺五寸三十張

楮矢長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枝崔寔本論曰孝宣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帝方外安靜單于

稽顙來朝百世魏巍蕩蕩想所具聞論語子曰大哉堯不羈之虜也之為君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巍巍吳之先王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遷江

表吳志曰董卓專朝政孫堅亦舉兵荊州討卓引軍還

章之劉備震懼亦逃巴岷蜀志曰益州牧劉璋迎先主

關通先主大怒進圍成遂依丘陵積石之固張載劍閣

都璋降先主領益州銘曰巖巖

梁山積三江五湖浩汗無涯漢書曰吳有三假氣遊魂

石我哉魏明帝善哉行曰權竇堅子備二邦合從子容

迄于四紀則亡虜假氣游魂烏魚為伍

文選

主

東西倡和

漢書合從連衡力政爭強毛詩曰叔兮伯兮唱予和汝

互相扇動距捍

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

漢書曰蒯通說

韓信曰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戰國策呂不韋曰其寧泰山相國晉王輔相帝室

魏志曰咸熙元年并進晉公爵為王

文武桓桓志厲秋霜

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

廟勝之算應變無窮

孫子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算多者也又曰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也

獨見之鑒與衆絕慮

春秋元命苞曰明王獨見四海歸往

主上欽明委以

萬機

魏志曰陳留王奐字景明封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尚書曰放勸欽明萬機已見上文

長轡遠御妙畧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采

入其阻

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曰威稜膽乎鄰國毛詩曰深入其阻哀荆之旅毛萇曰深入也

并敵

一向奪其膽氣

孫子兵法曰并敵一向千里殺將又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小戰

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而姜維面縛

魏志曰景元四年使征西

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伐蜀艾自陰平先登至江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大破之斬瞻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劍閣拒會維等聞瞻已破以其東入巴劉禪詣艾降勅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商君書曰小戰勝逐北無過五里左氏傳曰凡民逃其上

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

梁益肅清

穀梁傳曰伐不逆奔喻時戰不逆奔

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

禮記曰拜

而後稽顙傳玄西

球琳重錦充於府庫

左氏傳曰齊侯歸衛侯夫人重

都賦曰魏魏降闕

錦三夫號滅虞亡韓并魏徙

左氏傳曰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遂襲虞滅之執虞

公史記曰秦始皇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安二十三年攻魏其王請降

此皆前鑒之驗後事

之師也

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又南中呂興深觀天

命

吳志曰交趾郡吏呂興等殺太守孫翊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

蟬蛻內向願為臣妾

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孝經曰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

外失輔車脣齒之援

內有毛羽零落之漸

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

而徘徊危

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强大殊不知

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

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

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

方今百僚濟濟雋又盈朝

尚書曰百寮師師又曰俊又在官

虎臣武將

折衝萬里

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虢虎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鑄姐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

謂也國富兵強六軍精練

新序曰叔孫敖相楚國富兵強

思復翰飛飲馬

南海

毛詩曰翰飛戾天鄭玄曰翰高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謂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

河洛收珠南海

自頃國家整治器械

禮記曰聖人異器械鄭玄曰器械兵甲也

修造

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

高誘呂氏春秋注曰太行山在

河內野王縣北

濟決河洛則百川通流

尚書大傳曰樓船萬艘百川趨於海

蘇勞

千里相望

漢書曰江淮以南樓船千萬

自剡木以來舟車之用未

有如今日之盛者也

周易曰黃帝堯舜剡木為舟剡木為楫

驍勇百萬畜

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

六韜太公謂武王曰聖人興兵為天下除患去

賊非利之也故役不再籍一舉而得

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

治國道家所尚

老子曰愛人治國能無知乎

崇城自卑文王退舍

左氏

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崇侯德亂而伐之故先開示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故先開示

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

求多福

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蹙然改容祇承往告

漢書曰陸賈說尉陀

陀於是蹙然起坐謝賈稱臣奉漢約

追慕南越嬰齊入侍

漢書曰南越王胡立天子使嚴

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遣其子嬰齊入侍宿衛

北面稱臣伏聽告策

禮記曰君之南鄉也

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也答君也

則世祚江表永為藩輔

左氏傳曰王賜齊侯命曰

世祚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悔慢不式王命然後謀

力雲合指麾風從

范曄後漢書張綱謂張嬰曰大兵雲合豈不危乎

雍益二州

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兗豫爭驅八衝征

東甲卒虎步秣陵

征東即石苞也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漢書丹陽郡有秣陵

縣爾乃皇興整駕六師徐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

羽鳥羽也

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檄或為校

遊龍曜路歌吹盈耳

周禮曰凡馬八尺為

龍樂稽耀嘉曰武王興師誅于商萬國咸喜前歌後舞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

士卒奔邁其

會如林

尚書曰受率其旅若林

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

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

南望良以寒心

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

夫治

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

左氏傳曰

晉景公夢疾為二豎子一曰居肓之上一曰居膏之下若我何史記曰沛公入秦宮樊噲諫沛公不聽張良曰

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公聽樊噲言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如其迷謬未知

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因扁鵲知其無功也列子曰楊朱之友曰季梁

得病七日大漸謁醫俞氏俞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連有餘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季梁曰良

醫也且食之史記號中庶子曰上古之時醫病不以湯液又曰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

不療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療將深桓侯不應後五日扁鵲復見望

桓侯而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公體痛使

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公遂死郭勉思良圖惟所去璞穆天子傳注曰漣乳汁也竹用切

就左氏傳令尹子常曰敢弗良石苞白

國曾子曰君子慎其所去就

與嵇茂齊書

趙景真

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
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末趙

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
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
時作此書與茂齊于寶晉記以為呂安與
稽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

列子
曰楊

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過老子老子
中道仰天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曰請
問其過老子曰雖雖而盱盱而誰與居范曄後漢書曰
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
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宮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
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居齊

魯之間又去適吳然老子之歎不為入秦梁鴻長謠不為適越且後以至郊為及聞升印為登岳斯盡取意而畧文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

周易曰嘉

遜貞 惟別之後離羣獨遊背榮宴辭倫好經迫路涉沙

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

燕禮曰燕小臣戒盟者鄭玄曰警戒告語馬陳琳武庫車

賦曰啓明戒旦長庚告昏

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

漢書楊雄反駢曰恐日薄於西山左

氏傳荀偃曰唯余馬首是瞻

尋歷曲阻則沉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

川幽隅或乃迴飈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

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巔

毛詩曰鳴九臯

進無所依退

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
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
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
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也

喻身之危也根萌未樹故恐風波潛駭牙

淺絃急故懼危機密發也本或有於長衢之下云按轡而歎息者非也

又北土之性難吕

託根投入夜光鮮不按劍

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以暗投入於道衆人莫不按劍也

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蒔華藕於脩陵

曹植橘賦曰背江州之氣暖處玄朔

之肅清淮南子曰夫以其好脩而游不用之鄉若樹荷山上畜火井中也

表龍章於裸壤奏

韶華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

龍袞龍之服也章章甫之冠也裸壤文身也莊子曰

宋人資章甫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又肩吾曰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

夫物不我貴

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

周易曰無交而求則人不與也莫之與則

傷之者至矣

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

前言之艱懸鞵陋宇則有後慮之戒

前言之艱謂經迥路涉沙漠以下也

後慮之戒謂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於下也

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

蔡琰詩曰遄征

曰迥

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

正歷曰日太陽也周易曰夕惕若厲

肆目

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

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若廼顧

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

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

阮元瑜為曹公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

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

范曄後漢書田邑與馮衍書曰

欲搖太山蕩北海

蹴崑崙使西倒蹋泰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

維宇宙斯亦吾之鄙願也

劉駒餘郡太守歲曰大漢遵因化洽九區時不我

與垂翼遠逝

周易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行三日不食有攸往

鋒鉅靡加翅

翻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

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吾子

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
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
左聲名馳其右翺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
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
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
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
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
雖胡越意存斷金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親之肝膽胡各
越也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各

敬爾儀敦履璞沈

毛詩曰各敬爾儀

繁華流蕩君子弗飲臨書

恨然知復何云

與陳伯之書

劉璠梁典曰帝使呂僧珍寓書於陳伯之丘遲之辭也伯之歸於魏為通

散常侍何之元梁典云天監五年前平南將軍陳伯之以其衆自壽陽歸降不書伯之前史失

之梁史以為丘遲與伯之書

丘希範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

為世出

李陵與蘇武書曰陵先將軍功畧蓋天地義勇冠三軍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主

器為時出棄驚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史記曰陳涉嘗為人庸耕輟耕隴上

恨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之曰若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驚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

劉琨梁典曰高祖得陳虎牙幢主蘇隆厚如禮賜使致命江州

刺史陳伯之虎牙父也蘇隆還攝伯之許降乃立功立

事開國稱孤

延篤與張奐書曰烈士殉名立功立事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老子曰王侯自

稱孤寡

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

史記蒯通說武信君曰今范陽

令乘車輪華轂班固涿邪山祝文曰杖節擁旄征人伐鼓荀悅漢記曰今之州牧號為萬里漢書樊噲說高祖

曰始陛下定天下何其壯也

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

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

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史記

曰魏勃退立股戰漢書高涿公主歌曰穹廬為室兮旃為牆音義曰穹廬旃帳也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

請和漢書樊噲曰今天下有定又何憊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

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

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已然後任尚書曰管叔乃流言於國

沉迷猖獗以至於此

劉公幹雜詩曰沉迷領薄書曰回自昏亂蜀志先主謂諸葛亮曰孤

逆用猖獗至於今日志猶未已

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

鄒潤甫為諸葛穆答晉王

令曰高世之君赦罪責功畧小收太兵志陸瑁與暨豔書曰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

推赤心於

天下安反側於萬物

東觀漢記曰上破銅馬等封降賊渠率諸將未能信賊亦兩心上敕

降賊各歸營勒兵待上輕騎入按行賊營賊將曰漢王
推赤心置入腹中安得不効死又曰漢兵破邯鄲誅王
郎收文書得吏人謗毀公言可擊者數
千章公會諸將曉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此將軍之所知

非假僕一二談也

長楊賦曰僕常倦談不能一二其詳

朱鮪涉

丁牒切與喋同

血

於友于張繡剗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

舊

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

守乎鮪曰大司徒公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春秋合誠圖曰戰龍門之下涉血相創如淳漢書注曰殺血滂沱為喋血尚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魏志曰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為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

民遇害四年張繡率眾降封列侯漢書曰蒯通說范陽
令曰慈父孝子所不敢刺刃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
曰東方之人以物
挿地中皆為刺也 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世

夫迷途知反往哲是與楚辭曰迴朕車而復 不遠而復

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范曄後漢書明帝
詔曰先帝不忍親

親之恩枉屈大法鹽鐵論曰明王茂將軍松栢不翦親
其德教而緩其刑罰網漏吞舟之魚

戚安居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
松栢梧桐以識其墳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桓

新論雍門周說益嘗君曰千秋萬
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 悠悠爾心亦何可言

毛詩曰青青子 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應劭漢官儀典
職楊喬糾羊柔

於悠悠我心

曰柔知丞郎 鴈行威儀有序

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

魏書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懷

金蓋以數百史記蔡澤曰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乘東觀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

軺建節奉疆場之任

如淳漢書注曰二馬為軺傳漢書曰終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

出關左氏傳曰齊人來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

並刑馬作誓傳之孫子

漢書曰漢王即皇帝之位論功而封之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

將軍獨覲顏借命

驅馳羶裘之長寧不衰哉

毛詩曰有覲面目司馬遷書曰羶裘之君長咸震懼夫

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

沈約宋書慕容

超大掠淮北宋公表請北伐遂屠廣固超踰城走高晉獲之送京師斬於建康市又曰公以荆師進討至洛陽

王鎮惡尅長安生禽姚泓執送泓斬於建康市左代故
傳曰楚子圖許許唐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璧

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禮記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李陵與蘇武

書曰但見異類但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姬周姓也漢書曰匈奴凡二十四長呼衍氏蘭氏後

有項卜氏北三北虜潛盜中原多歷年所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

諱珪改稱都平城孝文皇帝諱宏自平城遷都洛陽東
觀漢記曰北虜遣使和親尚書周公曰故殷陟配天多

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周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故惡積而不可掩焦爛見上

文況偽嬖昏狡自相夷戮魏收後魏書曰世宗宣武帝諱恪景明三年蕭衍廢其主

竇融僭立稱梁宣武即位凡一十六年然梁武之初當
宣武之日偽嬖蓋指宣武也虞預晉書西陽王羨上書

曰朱旗南指
自相夷戕

部落攜離酋豪猜貳

晉中興書曰胡俗以部落為種類屠各取

豪貴文穎漢書注曰羌胡名大師為酋國語伯陽父曰國之將立百姓攜貳韋昭曰攜離也貳二心也

方

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

漢書曰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係頸以組又陳湯上疏曰斬郅

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頸藁街蠻夷邸間

而將軍魚遊於沸鼎之中驚巢於

飛幕之上不亦惑乎

袁宏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

必也焦爛左氏傳曰吳季札曰夫子之在此也猶燕巢於幕之上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

雜花生樹羣鴛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

弦登陣

婢移切

豈不愴恨

袁宏漢獻帝春秋臧洪報袁紹書曰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

鼓感故國之綢繆撫弦搦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所以
左氏傳曰晉邊吏讓鄭曰今執事欄然投兵登陣所以

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

史記曰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拜為上卿趙

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之頗怒攻樂乘遂奔魏之大梁久之魏王不能用而趙亦數困於秦兵趙王思

復得廉頗應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以為老遂不召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吳

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泣數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之曰

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不果秦必亡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荆西河果

秦入入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夫人情莫不念父母顧妻子莊

子惠子曰人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

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言思

故無情乎

聞良規多福
已見上文

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

皇帝梁武也解嘲曰遭盛明之

世漢書曰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

白環西獻楷矢東來

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佩家

語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楷矢石弩

夜郎滇池解辯請職朝鮮昌

海蹶用受化

漢書曰夜郎滇池皆椎結嵩昆明編髮漢拜唐蒙郎中遂見夜郎王多同又曰始楚

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畧巴黔中縞至滇池欲歸報會秦奪楚黔中郡道塞不通以其衆王滇池又朝鮮王

滿燕人孝惠高后時滿為王臣又曰西域有菑蒲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孟子曰武之伐殷也百

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屏厥地也

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

欲延歲月之命耳

左氏傳令尹子文曰諺云狼子野心漢書伍被說淮南王曰東保會稽南

通勤越屈強江淮之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范曄中軍
後漢書匈奴論曰世祖用事諸夏未遑沙塞之事

臨川殿下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即位以宏為臨川郡王天監三年以宏為中軍將軍明德茂

親總茲戎重

劉瑤梁典曰天監四年詔臨川王宏北討干寶晉紀河間王顥表曰成都王穎明德

茂親功高勲重晉中興書桓溫檄曰慕容府不才忝荷戎重

弔民洛汭伐罪秦中

孟子曰湯

始征自葛始誅其君弔其民尚書曰東至于洛汭又曰奉辭伐罪漢書田肯曰陛下既得韓信又治秦中若

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懷往君其詳之

顏延之和謝靈運詩曰聊用布

懷所丘遲頓首

重答劉秣陵沼書

劉瑤梁典曰劉沼字明信為秣陵令

劉孝標

劉峻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扶陵縣葦月歸故鄉八歲遇系梓顧覆

身充僕園齊永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為崔豫州刑獄參軍梁天監中詔峻東掌石渠

閣以病乞骸骨後隱東陽金華山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

孝標集有

沼難辨命論書穀梁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凡兄弟後天之倫次

尋而此君長逝化為

異物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緒言餘論蘊而莫傳元喻長逝化為異物

緒言餘論蘊而莫傳

莊子謂漁父曰

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子應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

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

悲其音徽未沫

味

而其人已亡

楚辭曰芬菲菲而難虧兮芳至今猶未沫王逸

曰未已也孫卿子曰其器存其青簡尚新宿草將列風俗

人亡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通曰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青竹作簡書之耳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泣然不知涕

之無從也禮記門人曰防墓崩孔子泣然流涕又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久而哭之遇一哀而

出涕曰予惡夫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墨子曰人之生

涕之無從也也譬之猶駟而過都古馳陳字也陸機詩曰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而秋菊春蘭英華

靡絕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故存其梗概更酬其旨東京賦曰其梗

概如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墨子曰昔周宣王殺其臣

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死吾君之期三年

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
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宣王射
之車上中心折脊墮車中伏殺而死若書之說觀之則
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漢書曰文帝受釐宣室因感鬼神
事問鬼神之本賈誼
具道所以然之故

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

之泉聞絃歌而赴節

聖賢冢墓記曰東平思王冢在東平無鹽人傳云思王歸國京師後

葬其冢上松柏西靡蓋山高百許丈有許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折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有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涌迴流有朱鯉一雙今作樂嬉戲泉故涌出也文賦但懸劍空隴有恨如何
曰舞者赴節以投袂
劉向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

君死於是以劍帶
徐君墓樹而去

移書讓太常博士 并序

劉子駿

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向少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為黃門侍郎至中壘校尉王

莽篡位為義

和京兆尹卒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
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
不肯置對

言諸博士既不肯立左氏而又肯與歆論議相對也

歆因移書太常

博士責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

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

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

所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

帝王之道論語識曰自衛反魯則詩書脩春秋春秋及夫

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論語識曰子夏六

言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

孫吳之術興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

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又曰吳起三十八篇陵夷至於暴秦焚經書殺儒

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漢書武帝制曰大道

微缺陵夷至於桀紂之行作史記李斯曰臣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廷尉雜燒之以古非今者族

又盧生為始皇求仙藥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八人皆坑之咸陽漢興

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

有一叔孫通畧定禮儀漢書叔孫通曰臣願頗乎古禮與秦儀離就之上曰可天

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漢書曰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書傳者不絕至於孝

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漢書曰孝惠四年除挾書律然公卿大臣絳

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

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

死不哀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為爪牙世世相屬百世無邪韓侯周勃是也然絳灌自一人非絳侯與灌

嬰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

史記曰伏生者

濟南人故為秦博士孝文聞伏生修尚書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尚書初出

於屋壁朽折散絕

漢書曰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亡求得二十九篇也

今

其書現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

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

賈生而已

賈生賈誼也

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

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

漢書曰建元孝武皇帝年號也

當此之

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

或一經也

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讚之

七畧曰孝武皇帝未有人得秦誓書於壁中者獻之與博

士使讚說之因傳以教今秦誓篇是也

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

甚閔焉

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廢樂崩道孤而無主也

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

於全經固以遠矣

服虔漢書注曰漢興與秦相去七八十年韋昭曰全經未焚書之時也

及

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

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

盡倉卒之難未及施行

漢書曰武帝末魯恭公壞孔子宅欲以廣宮而得古文尚書及

禮論語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天

漢武帝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

漢書曰仲尼以魯周公年號也

丘明觀其史記丘明作傳

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

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

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或脫編

漢書曰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一簡召誥脫二簡

博問人間則有

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

施

七畧曰禮家先魯有桓生說經頗異論語家近琅邪王卿不署名及膠東庸生皆以教然則庸生亦未詳

其名

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慙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

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
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
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
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
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妒不考情實雷
同相從隨聲是非

禮記曰抑此三學以尚書謂不備謂無雷同

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

臣瓚漢書注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

有百篇

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

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
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
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
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
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太公金匱曰夫人可以樂成難以慮始此乃衆庶
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

所親論今上所考視為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

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

漢書

班固曰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

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

施孟

漢書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又曰樂陵侯史高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通齊學又曰施

譽字長卿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又曰孟喜字長卿東海人也從田王孫受易

然孝宣帝猶復

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

漢書曰梁丘字長翁琅邪人也

從京房受易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

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

者志其小者

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今此
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
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
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北山移文

孔德璋

蕭子顯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
也少涉學有美譽舉秀才解褐宋安成

王車騎法曹行參軍
稍遷至太子詹事卒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

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

於鍾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

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

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

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豫盛晉陽春秋曰呂安志量開廣

有拔俗風氣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道遠無為之業

度白雪以方絜于青雲而

直上吾方知之矣

孟子曰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子虛賦曰上干青雲

若其亭

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

前雅曰芥

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淮南子曰堯年衰志閑舉天下

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也許慎曰言聞鳳吹於洛浦其易也劉熙孟子注曰屣草屨可履

值新歌於延瀨固亦有焉

列仙傳曰王子喬周宣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

洛之間薪歌延瀨未聞

宣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

朱公之哭

終始參差歧路也蒼黃翻覆素絲也翟墨翟也朱楊朱也淮南子曰楊子見歧路而哭之

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別與化也乍迴跡以

心染或先真而後黷何其謬哉

蒼頡篇曰黷垢也

嗚呼尚生不

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

尚生子平也已見上文范曄後漢書曰仲

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性放曠然語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

世有周子儁俗之士

蕭子顯齊書曰周顯字彥倫汝南人也釋褐海陵國侍郎元徽中出為刺史建元中為長沙王後軍參軍令稍遷國子博士卒于官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

郭莊子曰魯君問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使者至曰北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

家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又曰南郭子綦隱几

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郭象曰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也嗒士合反偶吹草堂濫巾北

岳偶吹即齊竿也偶匹對之名巾隱者之飾誘我松桂東觀漢記曰江革專心養母幅巾展僞

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繆情於好爵楚辭曰將馳騁兮江臯周

易曰我有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吾與爾靡之

獲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

不游

周易曰幽人貞吉西征賦曰悵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楚辭曰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談空空於釋部數玄玄於道流

蕭子顯齊書曰顯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

論兼善老易釋部內典也漢書曰道家流者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也務光何足

比涓子不能儔

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殷湯伐桀因光而謀光

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沉竅水而自匿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也好餌朱隱於宕山能風

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

如淳漢書曰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臧榮緒晉書曰騶六

人蕭子良古今家範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板所用在漢則謂之尺一簡房第鶴頭故有其稱形

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

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

楚辭曰製芰荷以為衣集芙蓉而為裳王逸曰製裁也

風雲淒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

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

金章銅印也漢書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溫六百石

又曰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

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

蔡邕陳留太守行縣

頌曰府君勸耕桑於屬縣漢書曰縣大率百里

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

阮籍詠懷詩曰英風截雲霓字書曰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右

道帙長殯法筵久理

敲扑誼器犯其慮牒訴倥偬裝其懷

過秦論曰孰敲扑以鞭笞天下楚辭

曰悲余生之無歡兮悲惻惻琴歌既斷酒賦無續董仲舒集

於山陸王逸曰惻惻困苦也

七言琴歌二首西京雜記鄒陽酒賦

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

廣雅曰課

第也然今考第為課也尚書龍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王曰哀敬折獄明法刑書

前錄

漢書曰張敞字子高稍遷至山陽太守又曰趙廣漢字子都潁郡人也為陽翟令以化行九異遷京

輔都尉范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密令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仲康扶風

人也拜中牟令螟傷稼人牙錄下入中牟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漢書曰內

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左氏傳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也

貢金九牧杜預曰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成公綏鷹

九州之牧貢金也

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

成公綏鷹賦曰陵高

霞而輕舉

青松落陰白雲誰侶澗石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

徒延佇至於還飈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今夜鶴怨山

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投

疎廣也東海人故曰海岸也摯虞徵士胡

於是南嶽獻

昭贊曰投簪卷帶韜聲匿跡蘭蘭佩也

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疎誚慨游子之我欺悲無

人以赴弔

禮記曰凡卦於其君之臣曰某死鄭玄曰卦或作赴赴至也

故其林慙無

盡澗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

臯之素謁

馳騁猶宣布也逸議隱逸之議也素謁貧素之謁也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採

其薇矣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雅珪集訓張長史詩曰同貧清風館共素白雲室杜預左氏傳注曰謁告

也謂告語於人

今文促裝下邑浪拽

制

上京

楚辭曰漁父鼓枻而

去王逸曰船舷也浪猶鼓也韋昭漢書注曰拽楫也

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

局

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闕也說文曰局外闕

之闕也

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

尚書曰余心碧嶺再

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

皇甫謐高士傳曰渠

父聞許由為堯所讓也以為汙乃臨池而洗耳

宜局岫幌掩雲關歛輕霧藏鳴

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暝膽疊穎

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為君

謝逋客

孔安國尚書傳曰逋亡也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

文選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四十四

梁 蕭統 編

唐 李善 註

檄

喻巴蜀檄

漢書曰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畧通夜郎焚中微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

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

蜀人以此非

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
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

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戰國策張儀曰儀交臂而

事齊楚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禮記王制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北

方曰譯說文曰譯傳也傳四夷之語也漢書西域傳曰

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春秋說題辭曰盛德則

威越裳重譯禮記孔子曰拜之而後稽顙毛移師東指

詩曰自彼毛莫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

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文穎曰弔至也番禺南海郡縣治也東伐越後

至番禺故言右也顏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以兵
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朝所以云弔也非訓

至也太子即嬰齊也閩越地名也越有三此其一也

南夷之君西襲犍之長

言君者大

之也樊蒲北切

常效貢職不敢愾怠

論語撰考識曰穿胃僭耳莫不

貢延頸舉踵喁喁然

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皆延頸舉踵矣論語素王受命識

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

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

論語撰考識曰遠都殊域莫不嚮風

又曰孺悲欲見鄉黨慕義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

道里遼遠山川阻

深不能自致

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

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

未賞

呂氏春秋曰先王之法為善者賞為不善者罰古之道也

故遣中郎將往賓之

中郎將即唐蒙也

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

然張揖曰不然之變也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

興制張揖曰發三軍之衆也典制謂起軍法誅將帥也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

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

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張揖曰畫

舉烽夜燔燧皆攝弓而馳荷戈而走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也攝奴頰切流汗

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

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已

蜀異主哉編列謂編戶也非南子曰編戶齊民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

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儋爵

如淳曰析中分也白

藏天子青在諸侯

位為通侯處列東第

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張揖曰列

東第在天子下方

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

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

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

春秋考異郵曰

枯骸收骸血膏潤草骸古才切

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

誅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一曰逃亡被誅而抵拒於

受誅也如淳曰抵其罪而誅戮之也一曰誅者亡不肯

身死無名諡為至愚

無名言無善名也諡猶號也

恥及父母為

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宣不遠哉

春秋合誠圖曰君然殺妻誅為天下笑

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

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

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

誠信之使也

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

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

漢書景帝詔曰置三老孝悌以道民焉

方今田時

重煩百姓

重難也

已親見近縣

張揖曰檄以示巴蜀城旁近縣

恐遠

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

亟急也漢書曰縣有蠻夷

道曰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為袁紹檄豫州

魏氏春秋曰袁紹伐許乃檄州郡

陳孔璋

魏志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

附宜歸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絃上不可不發曹公愛其才而不責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

蜀志曰先主歸陶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後

歸曹公曹公表為左將軍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

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

立非常之功

難蜀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

敗

史記曰秦二世夢白虎嚙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望夷宮欲祠涇水使使責讓趙高

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壻咸陽令閭樂數二世二世自殺張華曰望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觀故臺處是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也漢書曰王氏浸盛羣下莫敢正言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為

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

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

漢書曰張辟彊謂丞相陳平請

拜呂台呂產為將兵居南北軍丞相如辟彊計太后臨朝以呂侯子台為呂王台弟產為梁王建成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呂氏崩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章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閔子騫曰下陵上替能無亂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

宗

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知其謀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章欲與太尉勃內

應以誅諸呂又曰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等誅之大臣乃謀迎代王代王立是為孝文皇帝

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

明表

謂明白之表儀也

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

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

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桓帝即位加特

進范臨後漢書曰左悺河南人也為小黃門徐璜下邳人也為中常侍左氏傳史克曰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為之饕餮山海經曰鈎吾山有獸羊身人面其口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抱鵠食人郭璞云為物禽禁食人未盡還害其象在焉父嵩乞勾攜養因

鼎左氏傳所謂饕餮者也抱音咆

切古賴與金輦壁輸貨權門漢書曰息夫躬交遊竊盜鼎

司傾覆重器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

閭遺醜本無懿德然貲謂假相連屬也莊子曰附貲懸貲然貲假肉也貲之脫切貲音尤

獬狔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魏志曰大將軍

何進與紹誅諸閹官進被殺紹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
長皆殺之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
將軍於幕中續遇董卓侵官暴國董卓字仲穎隴西人
為相國卓以山東豪

因曰幕府

董卓侵官暴國

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燹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
布誅卓左氏傳藥鍼謂藥書曰侵官冒也失官慢也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

魏志曰
董卓呼

紹欲廢帝紹不應因橫刀長揖而出遂奔冀州故遂與
卓因拜紹渤海太守紹遂以勅海之眾以攻卓

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

裨師偏師也漢書衛青傳
曰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

謂其

鷹犬之才爪牙可任

謝承後漢書陳龜表曰臣
累世展鷹犬搏擊之用

至乃愚

佻短畧輕進易退

字書曰佻輕
也敕聊切

傷夷折勦數喪師徒幕

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兖州刺史

謝承

後漢書曰袁紹以曹操為東郡太守劉公山為兖州公山為黃巾所殺乃以操為兖州刺史

被以虎

文獎臧威柄

被以虎文則羊質虎文也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魏志

作獎臧臧成也言

冀獲秦師一剋之報

左氏傳曰秦孟明帥師伐晉晉

獎成其威柄也

侯禦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用益明也

而操遂承

資跋扈肆行凶忒

謝承後漢書曰操得兖州兵衆強盛內懷反紹意毛詩曰無然畔換鄭玄

曰畔換猶跋扈也西京賦曰雖肝跋扈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忒惡也

割剝元元

殘賢害善

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沈於殷久矣何乃急急於元元哉高誘戰國

策注曰元元善也張奐與屯留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
君書曰氣厲流行傷賢害善

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

妻孥受灰滅之咎魏志曰太祖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臣瓚漢

書注曰懸首於木曰梟尚書曰余則孥戮汝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林喻多也

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之林孔安國尚書傳曰民咨咨怨一夫奮臂舉州同聲史記武臣

曰陳王奮臂為天下唱始周易曰同聲相應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仿

徨東裔蹈據無所魏志曰陶謙為徐州刺史太祖征謙糧少引軍還又曰太祖與呂布戰於

濮陽太祖軍不利幕府惟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叛人

謂呂布也漢書曰徙二千石高資富人豪傑并兼之家
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為泰山園也左氏傳曰圍
宋彭城非宋地也於是為宋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
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
紹征呂布諸史不載蓋史畧也左氏傳曰擐甲執兵杜
預曰擐貫也胡慢切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
爭恣妄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漢書曰膠西王卬頭漢軍
壁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拯

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

謝承後漢書曰操圍呂布
於濮陽為布所破投紹紹

哀之乃給兵五千人還取
兗州說文曰拯上舉也

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

有大造於操也

左氏傳呂相絕秦曰師克還
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後會驚駕

反旆羣虜寇攻

魏志曰董卓徙天子都長
安後韓遂以天子還洛陽時冀州方有

北鄙之警匪遑離局

魏志曰冀州牧韓馥以冀州讓紹紹遂領冀州謝承後漢書曰公孫

瓚非紹立劉伯安歛其衆攻紹禮記曰各司其局鄭玄曰局部分也故使從事中郎徐勣

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

當御省禁

魏志曰天子還洛陽太祖遂至洛陽衛京師脅遷謂徙脅天子而遷徙也

卑侮王

室敗法亂紀

家語孔子曰是謂壞法亂紀也

坐領三臺專制朝政

應劭漢官

儀曰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

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

宗所惡滅三族

宗亦族也漢書徐自為曰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平家語曰宰

予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之亂夷三族也

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

漢書

曰上既造白鹿皮幣令下頗異不應反屑張湯秦異腹非論死自是之後有腹非之法也百寮鉗口

道路以目

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史記曰周厲王行暴虐修傲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

則殺之國人莫敢言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道路以目鉗甘嚴切

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

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

范曄後漢書曰彪字文先

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袁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漢書曰王莽誅翟義夷滅三族皆至同坑以五毒參并葬之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韓詩外傳曰不肖者觸情縱欲也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

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

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栢猶宜肅恭而

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

流涕士民傷懷

漢書曰孝文皇帝實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曹瞞傳曰曹操破梁孝王棺收

金寶天子聞之哀泣昆或為弟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栢以識其墳

操

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

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

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

動足觸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

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怨民無所聊家語孔子曰歷觀
今人之言惡者比之於桀紂民怨其虐莫不吁嗟

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

及整訓

鄭玄禮記注曰詰謂問其罪也去質切

加緒含容冀可彌縫

左氏傳展

喜對齊侯曰桓公是以糾合

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

諸侯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

劉向列女傳曰羊舌叔姬者叔向之母也長如產男叔
姬往觀之曰其聲狼也狼子野心非是莫滅羊舌氏乎

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

周易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

除滅忠正專

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

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圭董卓至洛陽遷瓚奮武

將軍封薊侯范曄後漢書曰公孫瓚大破黃巾威震河北紹自將擊之

強寇桀逆拒圍一

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

左氏傳曰凡師

輒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也

故引兵造河方冊北濟會其行人發露

瓚亦梟夷

魏志曰紹悉軍圍瓚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

故使鋒芒挫縮

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

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

范曄後漢書曰黑山賊于毒等覆鄴城紹入朝

耿鹿腸山破之斬毒又擊左校郭大賢等遂及西營屠各戰於常山晉中興書曰胡俗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遁遁屯據教倉阻

河為固

魏志曰袁紹將進軍攻許公留于禁屯河上公軍官渡漢書音義曰教地名在滎陽西北上臨

河有

太倉欲以蟪蛄之斧禦隆車之隧

莊子遠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蟪蛄乎

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

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

班孟堅與陳文通書

曰秦國威靈信志方外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長戟百萬

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努之勢

尸子中黃伯白

余左執太行之擾而右搏彪虎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

烏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文子曰狡兔得而

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史記蘇秦說

并州越太行青

韓王曰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

州涉濟漯

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幹為并州淮南子曰何謂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

曰太行直河內野王縣尚
書曰浮于濟漯達于河

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

下宛桀而擣其後

魏志曰劉表為荊州刺史北與袁紹相結左氏傳狄子駒支曰臂如捕虎

晉人角之諸戎擣之征伐軍有前後猶如捕獸一人捉角一人戾足說文曰擣戾足也

雷震虎步

並集虜庭

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

若舉炎火以熖飛蓬覆滄

海以沃燥炭有何不滅者哉

楚辭曰離憂患而迺寤兮若縱火於秋蓬黃石公三

畧曰夫以義而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焚火其剋必矣聲類曰熖熖也說文曰熖火飛也

又操軍吏

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

涕北顧

毛詩序曰男女怨曠

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

呂布張揚已見九錫文

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讐敵

尚書曰父師曰召敵讐弗怠

若迴旆方祖登高崗而擊鼓吹揚素揮

以啟降路

廣雅曰徽輻也徽與揮古通用

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

漢書徐樂

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工不知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越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東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淶陽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方慕義兵不血刃

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

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折衝

已見上文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

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

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

因斯而作

說文曰逆而奪取曰篡又患切

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

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

喻也蜀文曰肝腦塗中原漢書曰一敗塗地尚書曰勗哉夫子

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

寇弱主違衆旅叛

漢書以旅為助

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

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

魏志曰紹以中子熙為幽州

書到

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

魏志曰張繡以軍功稱遷至建

忠將軍屯宛
與劉表合

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

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

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

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偏之難如

律令

風俗通曰謹按律者法也皋陶謨虞云始造律時
主所制曰令漢書著甲令夫吏者始也當先自正

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
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

檄吳將校部曲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

魏志曰荀或字文若潁川人也太祖進或為漢侍中守尚書令

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益聞禍福無門

唯人所召

左氏傳閔子騫之辭

夫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

也

周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

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

漢書曰江充因變制宜周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王弼曰窮必通也

漸漬荒沈往

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

悔

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封禪書曰興必慮衰安必慮危

小人臨禍懷

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

左氏傳曰晉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

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

以誇簡墨

漢書音義服虔注曰易曰喪其資斧未聞其說張晏曰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曰齊利

也虞喜志林曰齊側皆切凡師出必齊戒入廟受斧故曰齊斧也

譬猶穀卵始生翰毛

爾雅曰生而自食曰雛待哺曰穀郭璞曰鳥子須母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毛長大者

而便陸

梁放肆顧行吠主

西京賦曰怪獸陸梁戰國策曰勃謂謂田單曰跖之狗吠堯非其主也

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

以在綱目鑿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

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

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女祖征三

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孔安國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為蜀王遣任滿據荊門帝遣朝鮮之壘不刊南越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大敗

之旌不拔

史記曰天子拜涉何為遼東部都尉朝鮮襲殺何天子遣左將軍荀彘擊朝鮮朝鮮入殺

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為四郡又曰南越呂嘉反以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下橫浦咸會番禺南越以平遂為九郡又曰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昔夫差承韓說出句章越建侯敖殺餘善以其眾降

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為強矣

史記曰吳

王闔閭死立太子夫差又樂毅遺燕惠王書曰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跡至郢韋昭國語注曰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員奔吳吳與地故曰申胥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

千人樓
於會稽

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

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

毛萇詩注曰抗舉也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

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又曰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吳王與晉定公爭長乃長晉定公吳引兵歸國又曰吳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襲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闔王宮而殺夫差及吳王濞

驕恣屈強猖獗始亂

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濞為吳王孝景五年起兵于廣

陵左氏傳曰鄭子太叔卒趙簡子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自以兵強國

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

泮

漢書曰七國反書聞天子遣絳侯周亞夫往擊楚敗之七國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

光濁川王賢膠東王渠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瓦解已見上文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起泮之罵言

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胃

漢書曰吳王敗乃與麾下壯士千人夜亡

渡淮走丹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漢使人縱殺吳王漢書賈誼上疏曰適啟其口亡首已陷其胃矣詔音殆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

江湖之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

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踞如二袁勇如呂布

二袁袁紹袁術

也魏志曰呂布便弓馬旅力過人號為飛將

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十有餘

輩其餘鋒捍特起鷗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

淮南子曰

鷗視虎顧鹽鐵論曰無虎駭狼顧之憂

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

燎固有子遺

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毛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

近者關中諸將

復相合聚續為叛亂

魏志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討之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

與楊秋李湛宜成等反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救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

阻二華據

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

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啟行未鼓而破

魏志曰公西征馬超公自潼關

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丁斐曰放馬以餌賊賊亂取馬公乃得渡循河為角而南賊追距渭口公乃分兵結營

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進軍渡渭趙等數挑戰
不許公乃與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戰良久乃縱驍騎
夾擊大破之斬宜成李湛等漢書元后詔曰運獨見之
明奪無前之威毛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
則莫我敢過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所

共知也

戰國策秦王謂唐且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賈誼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是

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遂馬超逋逸迸脫走

還涼州復欲鳴吠

魏志曰曹公斬宜成遂超走涼州典畧曰韓遂字文約在涼州阻兵為亂

積三十年建安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肩

齒

魏志曰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眾抱罕夏侯淵討之屠抱罕斬建涼州

又鎮南將

軍張魯負固不恭

魏志曰張魯字公祺據漢中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長雄巴漢垂三十年

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皆我王誅所

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

魏志曰建安十七年公征孫權攻破江西營乃引軍還史記曰

武王東觀兵至于孟津諸侯皆曰復整六師長驅西征

致天下誅

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

偏師涉隴則建約梟夷旄

首萬里

魏志曰韓遂在顯親夏侯淵欲襲取之遂走後淵大破遂軍得其旂麾斬建及遂死已見上文

軍入散關則羣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

魏志曰公西征張魯

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氏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

魏志曰西

王寶茂恃險不服攻屠之

征張魯至陽平魯使弟衛據陽平關
公乃遣高升等乘險夜襲大破之

十萬之師土崩魚

爛張魯遁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

魏志曰魯弟衛夜逃

魯潰走巴中遣人慰諭魯盡家屬出降土崩已見上文
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奈何魚爛而亡何休曰
魚爛從內發左氏傳
胡突曰策名委質巴夷王朴胡賓邑侯杜獲各帥種

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

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七姓巴夷王朴胡賓邑侯杜獲舉巴夷賓

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
獲巴西太守孫盛曰朴音浮獲音護

鉦鼓一動二方

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

戰國策司馬錯曰今伐蜀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為貪漢

書淮南王安上疏曰不勞一卒不煩一戰又曰不挫一兵之鋒鈍與頓同

若此之事皆上天

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

信允文

春秋考異郵曰赤帝之精寬仁大度禮記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毛詩曰允文允武昭假列祖

大啟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獲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

子各受千室之邑

魏志曰胡獲者皆封列侯又曰封魯及五子皆為列侯

胡獲子

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

民反業

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

而建約之

屬皆為鯨鯢

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為大戮

趙之妻孥

焚首金城

魏志曰南安趙衢討趙果其妻子漢書有金城郡

父母嬰孩覆尸許

市

范曄後漢書曰建安元年遷都于許

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

順之分不得不然

漢書消勳曰甚諄逆順之禮

夫驚鳥之擊先高攬

驚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

此述往年未伐之意尚書序曰武王與受

戰於牧野又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孔安國曰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

今者枳棘翦扞戎

夏以清

枳棘以喻殘賊也翦扞翦除而防衛之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扞衛也音捍

萬里肅齊

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

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治兵遂征孫權也

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

棘

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漢書曰諸羌言願得度湟水北然

湟水左右羌之所居

音

霍奮席卷自壽春而南

漢書九江

郡有壽春邑

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

魏志曰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為征西

將軍

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氏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據

庸蜀

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閏夏侯淵屯漢中

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

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

漢書曰東越反工遣橫海將軍韓說樓船

將軍楊僕

入軍於越萬里剋期五道並入

大舉天師至壽春而南一道也使征西甲卒五

萬二道也及武都至庸蜀三道也江夏至豫章四道也樓船至會稽五道也

權之期命於是

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人除害元惡大慙必當梟夷

高書

成王曰元惡大慙

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

揚雄覈震賦曰

枝附葉從表立景隨

故每破滅彊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

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

應

新序趙良謂商君曰君亡可翹足而待也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尚書曰惟影響孔

安國曰君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如則廬江太守劉

勲先舉其郡還歸國家

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病死廬江太守劉勲率衆降封

為列侯

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

魏志曰張遼字

文遠鴈門人也以兵屬呂布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衆降拜中郎將爵為關內侯

還討眭固薛

洪繆尚開成就化

魏志曰睦固屬袁紹屯射犬公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張

揚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自將兵以迎紹求救與渙仁遇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

率衆降封為列侯繆音留

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

魏志曰公擊薄

于瓊留曹洪守紹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後討破遂來降魏志曰高覽此云奐蓋有二名郃烏合切

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鄒

昭臨陣來降

魏志曰公圍尚營未合尚懼遣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圍益急尚夜

遯保岐山追擊之其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

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為內

應

魏志曰尚攻譚留蘇由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游與由同

審配兄子開門入兵

魏志曰袁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節鉞使尚降入
示其家城中崩沮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東城門內兵
配逆戰敗生既誅袁譚則幽州太守焦觸攻逐袁熙舉
禽配斬之

縣來服

魏志曰建安十年袁熙大將焦觸叛
熙尚奔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來降

凡此之輩

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圖畫策折
衝討難芟敵塞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啟

其心計深慮遠

西京賦曰天啟其心司馬相如喻
巴蜀文曰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

審邪

正之律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
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

答客難曰所欲
必得功若丘山

賈逵國語注
曰警言量也

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

為福者也

說苑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

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

惠

毛詩曰盜言孔甘論語曰好行小惠

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

燹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漢

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

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

魏志曰太祖使張遼與樂進等將七

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
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明日大戰平旦遼被
甲持戟先登陷陣殺十人斬二將權登高冢以長戟自
守遼呼權不敢動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入乃引退

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

周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

事上之

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

魏志曰權殺吳郡太守盛

憲會稽典錄

孫輔兄也而權殺之

典畧曰孫輔恐權不能守江東因權出行

曰憲字孝章

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權乃還偽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耶何為呼他人輔云

無是權投書與昭以示輔輔慚無解乃悉斬輔親近徒輔置東吳

賊義殘仁莫斯為甚

孟子齊王曰臣試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人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

試其君也

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讐辜讐之人謂之凶賊

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

尚書曰伊尹去

毫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孫子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曰伊摯伊尹也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而我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

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

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行修明皆宜膺

受多福保乂子孫

尚書曰永膺多福又曰保乂王家

而周盛門戶無辜

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

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

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

肯堂矧肯構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及吳諸顧陸舊族

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乃諸將校孫權婚

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

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器

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効衆也

而並見驅逐雨絕於

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

陸賈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治之

相隨顛沒不

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爵羅賢聖之德也

毛詩曰鳳皇鳴矣于

彼高岡梧桐生

鷦鷯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

矣于彼朝陽

惑也

韓詩曰鷦鷯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鷦鷯鷽鷽鳥名也鷽鷽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

者謂堅固其窠藥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歎之葦苕風至苕折藥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

字林曰鷦鷯也上乃丁切下古穴切廣雅曰鷦鷯立
雀也荀卿子曰南方鳥名蒙鳩為巢編之葦苕苕折卵
破巢非不牢所繫之弱也說文曰葦大葭也苕與苕同
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

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

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曰有

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

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

能

未能如

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

漢書鄒陽上書曰昔者鄭

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其義也春秋許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

夫係蹄在足

則猛虎絕其蹠

戰國策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蹠者而得虎虎怒跌蹠而去虎之情匪不

受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有權也今國家者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

也願公早圖之也延螭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

漢書曰項梁使

使趙齊兵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出兵楚不殺假趙亦不殺角間齊王曰螭蘇手則斬手蘇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蘇音釋何則以其

所全者重以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

周易

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

毛詩大雅曰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

忽朝陽之安甘折芻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

大兵一放玉石俱碎

尚書曰火炎昆岡玉石俱焚

雖欲救之亦無及

已

史記衛平謂宋玉曰後雖悔之亦無及已

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

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檄蜀文

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至漢中蜀大將姜維等守劍閣距會會移檄檄蜀

將吏

鍾士季

魏志鍾會字士季潁川人少敏惠夙成為祕書郎遷征西將軍後為司徒謀反

於蜀為衆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

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

魏志曰有太祖皇帝為魏太祖公羊傳曰君子曷為春秋撥亂世反諸

正莫近乎春秋

拯其將墜造我區夏

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

順民受命踐祚

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禮記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相

踐祚而治

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

魏志曰明皇帝為魏烈祖國語祭公謀父曰奕

世載德尚書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漢書武帝詔曰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

然江山之外

異政殊俗

毛詩序曰國異政家殊俗

率土齊民未蒙王化

難蜀父老曰割齊人

以附夷狄如淳曰齊人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言平人也

此三祖所以顧懷遺

志也

劇秦美新曰后土顧懷

今主人聖德欽明紹隆前緒

主上則陳留王

真也尚書曰

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

宰輔謂司馬文王也左氏傳史

克對魯侯曰齊聖廣淵明允

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毛詩

曰布政優優尚書曰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

毛詩曰因時百蠻大

戴禮孔子曰昔舜教通于四海悼彼巴蜀獨為匪民

毛詩

曰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冀行

天罰

尚書曰予惟恭行天之罰

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

魏志曰詔

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趨甘松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趨武街高樓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

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

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曹

操曰古者五帝三王以來也仁者生而不名義者成而不有

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孫卿

子曰王者有誅無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莫敢校之故虞舜舞干戚而

服有苗

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周武有散財發廩表

間之義

尚書曰式商客之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

戎車

尚書禹曰奉辭伐罪漢書孫寶曰臣幸得銜命奉使

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

元之命

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有征伐之備有文告之辭元元已見上文

非欲窮武極戰

以快一朝之志

新序李克對魏武侯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

故略陳安危之

要其敬聽話言

毛詩曰告之話言

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

新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

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

蜀志曰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靈帝末黃

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呂布

襲徐州虜先主妻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公曹公厚遇

之以為豫州牧後背曹公歸袁紹漢書張良曰湯武伐桀討封其後者能制其死命也左氏傳子太叔曰棄同

即異是謂離德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

蜀志曰姜維字

伯約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

之征也周禮曰有九伐之法正邦國憑弱犯寡則責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人散

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征之放試其令

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内外亂鳥獸行則滅之

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

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

殺而巳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

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

魏志曰姜維趨上邦鄧艾與戰于段谷大

破之又曰姜維寇圯陽鄧艾拒之破維于侯和漢書公乘興上書曰王尊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黃帝出軍決曰始立牙之日吉氣來應旗旆指敵或從風而來金鐸之聲揚以清鼓鞀之音旋而鳴是謂堂堂之陣整整之旗此大比年以來曾無寧歲

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

毛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此皆諸賢

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

史記曰秦惠文王八

年張儀復相伐蜀滅之
公孫述已見吳都賦
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公

所備聞也

左氏傳司馬侯曰九

州之險也是非一姓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

規福於未萌

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危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

是以微子去商

長為周賓

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鄭玄曰武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微子代殷後即受命來

朝而見

陳平背項立功於漢

史記曰陳平懼項王誅遂至修武降漢拜平為都尉

豈宴安鴟毒懷祿而不變哉

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鴟毒不可懷也漢書楊惲曰

懷祿貪勢不能自退

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

禮記

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

先惠後誅好生惡殺

尚書大傳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以也周公

曰其政也好往者吳將孫壹舉眾內附位為上司寵秩

生而惡殺

殊異吳志曰孫壹為江夏太守及孫綝誅滕胤呂蒙據

知其攻已率部曲將胤妻奔魏文欽唐谷為國大害叛

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

主讐賊還為戎首谷困偏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

侯谷豫聞國事魏志曰文欽字仲若曹爽之邑人也與

討之諸葛誕逆殺欽欽子鸯及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大將軍表鸯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大將軍乃自臨

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唐谷面縛降拜谷安遠將軍禮記子思曰無為戎首鄭玄曰為兵主曰戎首

壹

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況已蜀賢智見機而作者哉

已見上文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

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

安堵

已見上文農不易畝市不廼肆

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民大悅農不去疇

商不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

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

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恭加九難子其上公曰危哉

曰作之孫息以基子置下加九難子其上公曰危哉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

已無及也

並已見上文

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難蜀父老

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國用大臣亦以為然相

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已以語難之以諷天子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

天子
意焉

司馬長卿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

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

威武紛

紘湛恩汪濊

韋昭曰湛音沈張揖曰汪濊深貌也善曰汪烏黃切濊烏外切

羣生霑濡

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

不披靡因朝冉從駝定笮存邛

服虔曰冉駝笮邛皆蜀郡西部也應邵曰蜀郡岷江本冉

駝也文穎曰邛今為邛都縣笮今為定笮縣皆屬越巂善曰駝蒙江切笮音鑿

畧斯榆舉苞蒲

鄭玄曰斯音曳張揖曰斯俞本結軌還轅東鄉將報楚

俞國名也服虔曰苞蒲夷種也

辭

曰結余軫于西山
王逸曰結旋也

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

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

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應邵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

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

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

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夷之

與中國竝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

益子曰禹之相舜歷年多

仁者不

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

不可猶不堪也以其不堪

為用故棄之也

今割齊民以附夷狄

附謂今之親附也齊民已見上文

敝所恃

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

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

應邵曰巴蜀皆古蠻夷椎結左衽之

也僕嘗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覲也余

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畧

孟子曰其詳不

可得聞嘗聞其畧矣韋昭曰粗猶畧也但古切

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

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

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

張揖曰非常之事其本難知衆民懼也尚書曰黎民於變

時雍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

張揖曰溢

溢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溢水聲也字林云正寸切古漢書爲溢今爲衍非也

民人升降移徙

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殫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

張揖曰疏

通灑沈澹災

張揖曰灑分也韋昭曰灑史紙切蘇林曰澹音淡言分其沈溺搖動之災也灑或作

澹字書曰澹水索也賜移切說文曰澹水搖也徒濫切

顏師古曰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災也灑所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

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皮膚不生毛

張晏曰躬體也

益康曰腠理也韋昭曰肢身中小毛也蒲葛切郭璞
三蒼解詁曰舋躡也竹施切莊子曰兩祖女浣於白水
之上者禹過之而趨曰治天下奈何女曰股無肢脛
不生毛顏色烈凍手足胼胝何以至是也跣步干切故

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

特委瑣喔蹠拘文牽俗

應邵曰喔蹠急足之貌也善曰喔音握

修誦習傳

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宏議

鄧展子曰字詰云宏今宏字

創業

垂統為萬世規

益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

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

勤思乎參天貳地

已比德於地是貳地也地與已并天是三也

且詩不云乎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毛詩小雅云濱涯也本或作賓

是

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淫
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
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
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

孟子曰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

內

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邕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
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

張揖曰為人所係戰國策曰韓魏父子老弱係虜於道路

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

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

思慕若枯旱之望雨

孟子曰湯始征葛伯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雨

戾夫為之

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

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

論語比考識曰賜風德宋

均曰賜能言語故可使風諭以德也二方謂西夷南夷也鱗集相次也

願得受號者以億

計故乃關沫若

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為關也張揖曰沫水出蜀西徼外入于江若水出廣平

徼外出旄牛

徼牂牁

張揖曰徼塞也以木柵水為夷狄之界

鏤靈山梁孫原

張揖曰鏤通山道置靈道縣屬越雋郡孫水出登縣南至會無繇入若水李奇曰於孫水之本作橋梁

創

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

長駕謂所駕者遠

使

疏逖不開智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韋昭曰智梅憤切言疏逖之國不被塵闇

智爽闇昧後得乎光明言化之所被者遠也郭璞三倉解詁曰智旦明也宇林音勿尚書曰甲子昧爽孔安國

曰昧早旦也爽明也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

外禔福不亦康乎

說文曰禔安也音支

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

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並務也

陵夷

即凌遲也史記張釋之曰秦凌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漢書作陵夷至於二世

百姓雖勞又

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

於逸樂者也

毛詩序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

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

此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減五

下登三

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為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

觀者未覩者未

聞音猶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

夫

樂緯曰鷦鷯狀如鳳凰爾雅曰寥深也空廓寥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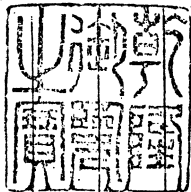
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

來失厥所以進喟然竝稱曰久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

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固靡徙遷延而辭退

尚書

大傳曰魏文侯問子夏子夏乃遷延而退也



文選卷四十四